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第六回 嬉春閣雙美彈棋 捷秋闈三元及第

卻說祝公聽得李文俊優待雲從龍，心內歡喜，好得從龍已得其所。又對伯青說：「你舅娘由都中帶著表弟、表妹回來，到了好幾日了。因從前舊宅倒敗不堪，意在另尋一所房屋，現在暫住我們東宅內。今日你母親也在那邊，理該過去走走，舅娘很惦記著你呢。」伯青答應退出，由上房左首耳門走出，穿過明巷進了園門，從假山後一座小六角門出來，即是東宅。繞過了穿堂，見江老夫人正與祝老夫人對坐閒話，旁坐著一雙兒女。原來這漢槎公子字子騫，今年十八歲，生得溫爾如玉，腹滿經綸，因隨任在京讀書，小試不便，去歲納了監，回來鄉試的。這位小姐名素馨，小字梨雲，今年十七歲，尚待字閨中，亦生得傾國傾城，如花似玉。

早有管家婆見伯青進來，說道：「祝少爺過來了。」漢槎起身，降階迎接，表兄弟問了好。伯青搶行幾步，見舅母叩頭請安，江老夫人命漢槎攙住。伯青又轉身見他母親請安，又與表弟、表妹見禮，在下首坐了。江老夫人見外甥生得一表非凡，十分喜悅，平時覺得門己的兒子人材出眾，今日兩人比較起來，漢槎反遜伯青幾分，對祝老夫人道：「姑太太好福氣，外甥品學兼優，將來定然飛黃騰達。」祝老夫人笑道：「舅太太不要誇獎他，孩子雖然有點小聰明，無如脾氣不大好。」

伯青拾眼見表妹坐在舅母肩下，如珠彩月光，風華端麗，不禁暗暗稱贊。尤可怪者那眉目之間競行一二分與慧珠相像，又想道：「表妹既從此外貌，不卜內才若何？果然才貌兼佳，也算：世間數一數二的女子。我祝登雲有妻若此，平生之願足矣。」不由得心內胡思亂想，癡癡的坐著不動。祝老夫人只當他在舅母面前拘束得慌，道：「你們表兄弟多年不會了，可到外邊談談去罷。」伯青起身辭出，邀著漢槎到自己書房內。兩人皆是有名的年少才子，說得一卜分契合。

次日，伯青同漢槎來看小儒，恰好王蘭也在他家，彼此見了禮。小儒道：「你兩人往揚州定是日尋樂境，愜意於溫柔鄉中。我悔不同你們一起去走走，也不致有向隅之歎。」王蘭道：「你本是位道學先生，不比我輩，所以不敢邀你同往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們背著我作樂，我倒不怪你，你反栽我一句，該打不該十丁！」伯青將在揚州如何訪著蔣小鳳，隨後如何又遇見趙小憐，在平山堂如何聯吟，把眾人的詩詞從頭念與小儒聽。又將劉蘊如何與他們為難，幸虧雲在田在座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小儒點首道：「怪不得那日劉蘊從揚州回來，我問可見著你們，他含糊糊的答應，又說見著，又說沒有見著。過了數日，他忽然來辭行，說要進京供職。我彼時人為詫異，想劉蘊不過借著自己是個甲榜，在家好欺壓人，他那裡一定要做官；況他老子在京，遙想不如在南京放蕩。今日你說了，我才明白。他怕你們回來見著了去不去，又怕旁人知道要笑話他，倒不如進京去的為是。但是這個人進了京，又不知京裡的相公那個要倒運呢！」眾人談談笑笑，日已近午，小儒留他們吃了飯去。

過了一日，伯青約小儒、王蘭陪漢槎各處遊玩，至晚方散。臨別時，小儒道：「我們以此聚為度，場後再會罷。奶：們也該抱抱佛腳才是！」們青道：「臨時抱抱佛腳的事，我是做不慣，中與不中各有命在，又何用強求！」自是王蘭終日在家檢點應試物件，不能出來。小儒恐耽誤了他們的工夫，竟是杜門不出。倒把伯青拘住了，只好日間與漢槎盤桓，晚間勉強將舊日的經史溫習。已到七月中旬，伯青等人考過遺才，皆有了名次，專候下場，各自預備不提。

單言祝府後園丹桂人開，伯青飯罷，同著漢槎到園中去看桂花。甫進園門，覺得陣陣香風撲鼻透腦，二人攜手繞過假山，見半池碧水，無數游魚，當中一座白石小橋，橋東數十株桂樹，大可數圍，開得甚為茂盛。過了橋，其香愈烈，桂叢中五間亭子，署名「秋聲館」。二人走入亭內小憩，漢槎見亭後四五株楓樹，亭左兩畝田大一片菊畦，皆編著紅竹短籬，籬前一叢翠竹，中間一條曲徑，竹外隱隱有人走動。

伯青起身同漢槎即由菊畦邊繞過，走出竹徑，迎面一所屋宇題曰「嬉春閣」，兩邊堆砌著假山，高下盡是牡丹，遙想春天大放時候，如錦城一般。見服侍瓊珍的秋霞同素馨的大丫頭錦箏，坐在階沿上說笑。伯青問道：「小姐在裡面麼？」秋霞起身答應。伯青道：「此時又不是春天，緣何在這麼冷地方遊玩？」秋霞道：「小姐與江小姐下棋呢，恐秋聲館那邊有人來看花，不便久坐，不如這裡僻靜。」錦箏要進去通報，伯青搖搖手，攜著漢槎悄悄的站在窗外，聽得棋子瑯然。恰好糊的是綠紗，可以看到裡面：見上坐素馨，對坐瓊珍，兩人低頭凝想。

忽聽素馨道：「姐姐這一角是全丟了，你應這一著山沒用的。」瓊珍道：「你說沒用，我當有用的看，你不要管我，你只顧殺你的。」又下了兒著，素馨道：「呀啣！這一塊棋競被你打通了。」瓊珍格格的笑道：「你才知道那一著沒用的棋，不注意在那一角，卻注意在這一塊上。此名『聲東擊西』之法。」素馨也笑了起來，用手把棋子推亂道：「算我輸了，不同你下了。」伯青，漢槎齊走進屋內道：「我只道你們下恢，原來在這裡磨鏡子。」素馨見是伯青，立起身來。

瓊珍笑道：「哥哥猛然在人背後說話，倒被你嚇了一跳。今日母親請舅母過來閒話，我約了妹妹到這僻靜地方下棋，料定沒有人來，偏生哥哥同表弟找了來，反笑我們磨鏡子，哥哥也不怕表妹見惱。你們到底幾時來的？」伯青與漢槎一同坐下道：「你丟一角，他爭一塊的時候，我們早在窗外，因見你們棋興甚濃，未敢驚動。此時不妨再對著一局，待我們觀陣何如？」素馨道：「姐姐的棋勝我十倍，再來還是我輸，不如不下的為妙。」伯青道：「各事我皆明白一二，惟於此道不甚了了，倒要請教你們精於此道的，若何方能入彀，若何方能臻於精妙；既至精妙之地，可能如古人超鋒入勝的手段。」

瓊珍未及回答，素馨笑道：「聽表兄所言，已知於棋理隔膜並非飾詞。琴棋書畫詩文等類，自古有之，而今人皆遠遜古人，是古人厚而今人薄。譬之於物，厚則持久，薄則易損。即如彈琴一層，古人志在高山，志在流水，泠泠沮移人，入於神化，可以感人之喜怒，可以動物之性情；今人不過襲得幾套腔調，於百聲之內得似一二聲，即自命能手；而況古人譜制久失其傳，今之所彈乃古人極易之譜，則此一節可知今不如古多多矣。又如書法，古諸大家各立一幟，自始至終不出範圍，是以右軍片紙隻字皆作寶珍，若今人臨池數日，即思怪異欺人，兼之漫不經心，塗鴉任意，以致有率爾操觚之謬。又如畫家，古人於不求形似之處而得形似，猶之讀書不求甚解而白解一般。古人於落筆之先，即思如何下筆，如何渲染，立定意見而後一氣揮成。於花鳥則繪色繪聲，於山水則分遠分近，白臻具妙。今則惟事塗抹不求其似，只求其工，縱有一二名手亦落小家支派，安得如古人尺幅千里，胸有成竹之妙。若論到作詩一道，尤判今古，古重渾厚，專精魄力，今誇纖巧，惟尚詞華。誇纖巧則對仗工穩而已，一覽無餘；重渾厚則結構出門天然，耐人尋想。如陶之恬淡，韓之磅礴，青蓮之高超，杜甫之沉痛，香山之平易，小杜之風流，皆非今人所能夢見。而且古人語語率真，對景言情。今之人則不然，天涯之歎，不過百里；十日之別，動輒沾巾。未老而每語扶筇，已衰而猶言靡麗，皆由世風日下，蹈於油腔滑調之弊。又如文章詞賦，其說亦然。尤不取者，今之時文不過謀科第計耳。世有一種酸腐之儒，斤斤以時文自命，不知縱具絕頂的手段，多至百年，少至數十年其格又變，前次之文即棄而不用，文名日時，誠不謬也。惟有棋之一道，則今勝於古。何也？古人立心忠厚，以是為消遣之計，猶之長槍、大戟十目所見。今人立心刻核，正不能取，於偏取之；平不能入，於險入之；巧角勝爭奇，彼一我百，世道日衰，殺伐之機日甚。在小妹管見，各事今不及古，惟棋乃古不及今。」

伯青聽了，不住的點頭道：「表妹此論，言暢理明，洞切時弊。拜服，拜服！」卻又暗自喜道：「表妹可謂外貌內才，一時雙絕。」忽又如初見時候胡思亂想起來，坐在椅上低頭不語。瓊珍道：「妹妹這一席話，把哥哥說入魔了。我猜他心內多分又要學不如古人的事，又要學那勝於古人的事，一時拿不定主見。在我看，哥哥是個聰明蓋世的人，單單棋理不精未免缺憾。」伯青道：「賢妹何妨收乃兄做個門生，教導棋理，斷不致有忝門牆。」瓊珍搖手道：「不收，不收。若論這樣門生可以不用費心，我就怕教會你這徒弟是要打師傅的。」引得眾人大笑。只見素馨的小丫頭四兒來道：「老太太請兩位小姐用點心呢。」瓊珍、素馨起身回後，伯青同漢槎也回書房。

卻好小儒來答撲漢槎，二人迎請入內，淡談說說日色偏西。伯青留住小儒小飲？又邀了工蘭過來。席間言及江老夫人要另覓一

所寬大住房，小儒道：「我現在住的房子也算寬大的，明年春初會試，意在攜眷入都，空下這所房子，若尋人看管諸多不便。如子騫兄合式，賃買皆可，我斷不計較。」漢槎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果真小儒兄住宅讓與小弟居住，不必請命家慈，是定見合式的。」王蘭道：「即此一言為定。但是子騫明年方能進宅，不知令堂太夫人可願意不願意？」伯青道：「這卻不妨，好在現有房子住著，我家的東邊宅子原是空的，一時也不要，定於明年進宅就是了。」時已三鼓，小儒、王蘭各作辭回家。伯青、漢槎送出他們，回轉上房，把小儒房子的話，對江老夫人說了，江老夫人頗為歡喜。

光陰迅速，這日已是八月初五日，各處士子紛紛到齊，都報名備卷，伯青等也報了名。晚間，祝公備了一席，代漢槎預賀，命伯青作陪。酒過數巡，祝公舉杯向漢槎道：「賢姪滿飲此杯，今科必定解元。」漢槎出席稱謝，立飲而盡道：「與大哥同喜。」祝公亦命伯青飲了一杯，道：「我年半百以外，只生汝兄妹二人，繼紹書香，光耀門庭，皆在汝一人身上。若論汝平時的道理，今科可望；無如汝一味不以功名為念，要學那名士風流。試問古今知名之士，有幾人能從布衣得名？汝若博得一第，即為汝授室；再將汝妹許了人家，我可交代兒女首尾。」伯青唯唯聽訓。席散，伯青、漢槎退出。過了一日，已是初七。他表兄弟收拾入場。三場閒話，無庸交代。

單說江老夫人見過伯青之後，大為憐愛，想道：「這孩子氣宇非凡，將來必出人頭地。若把素馨也了他，倒是一對好夫妻。」

這日，正是中秋佳節，江老夫人請祝老夫人過來賞月。談起他們今日已經三場，明早即可出場。「這兩個孩子也辛苦了，外甥今年穩穩的是一名單人」。又道：「我有句不識進退的話，惜要對姑太太說，又不好啟齒。料想姑太太是自家人，不嫌我冒失。你我兩家既是至戚，何妨再結門新親，意在把素馨許配外甥，未知姑太太可肯俯允？」祝老夫人道：「我屢想當面求親，因登雲沒有出息，怕舅太太不行。既然舅太太先說了，我斷無不肯的。若依我意見，我們非獨親上加親，再做一個環門親，姪女兒既許登雲，我也把瓊珍許了內姪，一時兩家兒女皆可了結終身。」江老夫人大為歡喜，就在席上彼此換了杯。兩位老夫人說說笑笑，分外親密。散後祝老夫人對祝公說了，祝公亦喜說：「邀陳小儒為媒，擇日下聘。他們尚僥倖中了舉，明歲春闈後再議迎娶。」

次日大早，伯青、漢槎出場回家。至上房見過父母，將三場文字呈與祝公品評。祝公看畢，點首道：「你兩人文字極合時論，火可望中。」兩人坐了一會，辭出到書房歇息，已知父母代他們結了婚姻，歡喜非常。伯青得了素馨這個佳偶，尤覺心滿意足。少停，小儒同王蘭來探望他們。小儒要了他們文字，看了一遍道：「今科你三人定是同年。」伯青等又謙讓一番。見祝安進來道：「老爺出來了，與陳小爺說話呢。」

小儒忙起身侍立，早見祝公走入書房。小儒、王蘭一同搶步上前請安。祝公問起王蘭場中文字，又贊了幾句，道：「小兒，小女皆濠江舅太太美意，許接婚姻。敢煩二位年兄作個冰人，改日登門奉請。」小儒道：「承老伯父呼喚，小姪等理應效勞，待伯青兄大喜之期，只求許儘量吃喜酒就是了。」祝公微笑，又留二人小酌，至更鼓方散。祝公擇定九月十六日下聘，備了全柬請過陳王二人。裡面兩位小姐已知下聘在即，又住在一門內，許多不便，連房門都不敢出。

閒話休提，早至九月初旬正是放榜之期，各家盼望甚殷。伯青清早起身，與漢槎閑坐書房，專候榜信。暗忖道：「中與不中，我倒不以為意，爭奈堂上期望甚切，若得一科第，可開父母之懷抱。」又想到王蘭的婦翁洪鼎材，是個極勢利的人，仙每說要王蘭中了舉，方許女兒過門。即如漢槎，如今是至親了，他能中名舉人，父母也覺歡喜。一時百種事情都堆上心來，背著手在中間踱來踱去。漢槎坐在旁邊，也不言不語的亂想。

漸漸日已近午，忽聽外面一棒鑼聲，人聲喧嚷。連兒忙忙的進來道：「恭喜江小爺報到了，高中十五名魁元。」漢槎歡喜非常，急忙起身入內，見母親道喜，開發報人。瓊珍小姐早已得信，心中一憂一喜，喜的是自己丈夫中舉，憂的是哥哥尚無消息，最難是憂喜皆不能形於顏色。伯青見漢槎已中，又見他匆匆向後，一團高興，連頭也不掉竟自去了。歎口氣坐下道：「文章自古無憑據，惟願朱衣暗點頭。中與不中，倒也罷了，就是這兩樣的蹊徑令人難受。」又見祝安來說：「將才見一起報子過去，我跟去打聽，知道王小爺已中了第二名亞元。」伯青聽了格外難過，一腔的心事都說不出來，叫連兒到街上訪信，本省中的人數可曾報完了，如已報完就沒有指望了。又想到慧珠姊妹盼之甚切，偏偏洛珠指望得著，慧珠又是個好勝的人，卻碰見我這時運不濟的，豈不要急壞了他。稍停兩日，須要寫信去慰他才好。

正在納悶，猛聽外邊一陣天崩地裂的聲音，似有數十面鑼敲得甚急。伯青很嚇了一跳，見連兒飛跑而至道：「解解元是我我我家的。」伯青失笑道：「怎麼解元是你家的？可不是胡說，你訪的人數可報完了沒有？」連兒氣喘吁吁，不能回答。背後祝安跟了進來道：「恭喜小爺高中頭名解元，報子已到了。」伯青聞得，心才放下，也自歡喜，進內叩見父母，瓊珍在旁與哥哥道喜。祝安率領男婦人等，上來叩賀。祝公手捻長髯，向祝老夫人道：「登雲競能中元，真令人意想不到。兒婿又能同科，皆賴祖宗功德所致。」祝老夫人也十分暢意。外面合城文武官紳都來道喜。

次日，伯青同漢槎分頭去謁房師，祝公又請了兒日酒，一連忙了數日。揚州李文俊「發人過江米與老師、世誹道喜，雲從龍山附稟在內。王蘭那邊無人照應，約了小儒過去料理。眾人又赴了鹿鳴宴。早到九月十六，清早小儒王蘭二人公服過來道賀，兩家彩禮極其華美。祝府由正宅送到東宅，江府亦山東宅送過正宅，兩府家丁皆有重賞。備了盛席厚待陳王二位媒賓，直至更闌席散，各回府第。江老夫人命漢槎申信都中，察明他父親，兩家專待春闈之後，再議迎娶。

各事既已停妥，伯青約了小儒，王蘭過來，商議發信蘇州：一則使慧珠姊妹得知喜信，二則劉蘊已去，仍接他們到南京來，以免兩地牽掛。王蘭久有此意，極力慫恿，反是小儒不願道：「你們明春都要會試，連我也要去的。他姊妹們到了南京，仍是無人照應，不如在蘇州是他的故土，人地相宜，倒可放心。只要寫封你們中舉的喜信，就罷了。」伯青倒要依允，無如王蘭執意不行，道：「小儒兄各事都從謹慎裡看，然而此舉沒有什麼關礙之處，而且對頭劉蘊又去了，理當接了他姊妹來。就是我們年裡這幾個月，也很有多少時作樂。倘然明春僥倖南宮，一時即難以回家，不知到何時再聚首呢？」伯青稱是，小儒亦不便多說。伯青提筆，懇懇切切的寫了封信，囑咐他們見字即來南京。王蘭也彷彿其意，寫了一信，一齊封好，叫祝安僱個專差，連夜往蘇州而去。暫且不提。

單說劉蘊自從在揚州受了雲從龍的怨氣，回到南京越想越氣，又怕伯青等回來說開此事，惹人笑話，前後思想只得托言進京供職，既可避避他們，還想尋點機會好報復前仇。仍把他妻子曹氏丟在家中服侍他母親，帶了他第二個小老婆與數名家丁，由王營起程。在路非止一日，已抵京城，先去見了他父親劉先達，就在吏部衙門住下。次日，又見過他丈人曹人生，到部裡報了名，又往各處拜見：司年，整整忙亂了數日，方得清閒。

每日，他應辦公的事也不過草草塞責而已，暇時卅著兩名家丁，城裡城外的相公家以及窯子裡無一處不到。偏偏有個姓周的御史上了個奏折，說廣東粵海關務，歷年侵蝕倍於正款，上既害國，下又病民，請派員前往清查，以杜積弊。旨下交戶部議覆，並保薦妥員赴彼勘理。劉蘊得了此信，去見他丈人討此差事，請曹大生保舉他做清查委員。部屬各官又畏劉先達的聲勢；只得聯名保奏：「山西道監察御史劉蘊清廉潔己，可充此職。」過了兩日，果然著劉蘊到廣東清查關務，又派了戶部兩名小司員一同前往。劉蘊好不歡喜，扞日出京，一路上儼然大欽差模樣，沿途要夫要馬，作福作威。

將至廣東，管理關務的官兒早已得信，又知是吏部尚書劉先達的公子，不敢怠慢，故備了程儀十萬兩，打發親信家丁接出本境，送上程儀。劉蘊本是個貪得無厭的人，此次來不過想打撈兒文，頭一注就是十萬，好不快活，對來人道：「回去上覆你本官，我姓劉的卻可認交情辦事，但是你本官也不面／把交情太看輕了。」來人連聲答應，退出趕緊回去銷差，又預備了公館伺候。

不日，劉蘊到了關前，大小官員紛紛迎接，卻多有饋送，管關的官復又大大送了若干。劉蘊前後計算，得了百萬有餘，先暗暗的寄回京中，要商酌一個妥善章程，回京覆命。那管關的官平白地去了這訥：多銀子，不過官出於民，民出於土，只得在各商賈店舖身上開銷，添設新例，加增稅賦。廣東本來係濱海屏障地方，人極強戾，平時過關稅，是遵朝廷的法度，已經出於無奈，此時

忽又加增，人心如何肯服。大眾會議，聚積了千餘人，鬧到管關官的衙門。

管關官飛風報知劉蘊，即派那兩個小司員前往彈壓。誰知這兩個司員話說硬了，激惱為首的數人，一時興起，拔出刀來將兩司員斃。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把竹關官山殺了，把倉庫打刀：搶掠一空，關道衙門拆得片瓦不存。這班人明知不得了局，又招集了一起亡命，當夜把廣韶二府襲刀：，踞住城池，聲勢頗人，各處百姓莫不驚惶。劉蘊嚇得要死，卅著幾個家丁，換了貧民衣服，連夜逃回京城。省中督撫告變的文書，隨後亦同雪片而來。

劉蘊到了京，先悄悄見他父親，告訴這一番事情，又說禍是巾他而起，要求父親設法遮蓋。劉先達狠狠的罵了他一場，卻山沒法，只得請了曹人生過來商議，把這個罪名推在管關官身上，說他辦理不善，增稅苛民，以致激成戕官奪地之亂。旨下著兩淮鹽運司李文俊，由任所招募勇丁數千，速赴廣東安撫，並代理關務。因李文俊做過廣州府，深得彼地民心。又著荊州將軍帶兵就近赴粵，與本省督撫會剿。劉蘊只去了監察御史，仍以編修供職。他倒一點事沒得，卻安享這百萬資財。

李文俊奉到廷騎不敢停留，即刻傳示招募勇丁。不數日，已招得三千人數，擇吉登程。又知道雲從龍是個文武兼優的人，帶了他同往。從龍亦因自己久躋文場，無心科第，如能由武功進身，倒是男兒出色之處，頗為歡喜。

先一日，到蔣小鳳家說知此事。小鳳很不放心，又因他是出兵的事，不敢悲苦：吩咐備酒代從龍餞行。小鳳滿斟了一杯酒，出席雙手送到從龍面前道：「願在田此去，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早早班師，卸甲封侯。」說到此處，不由得目眶一紅，使勁忍住眼淚，又低低道：「沿途風霜，自家保重罷。」那聲音顫顫的，掉轉頭去入了座。從龍也覺淒然動容，立起一飲而盡。小憐也進前敬酒，從龍回敬了小憐。又斟了一杯送到小風面前道：「我雲從龍雖屈不才，卻蒙芳君不以輕薄見棄，謬許知音。我有句話今日不得不說，日前因劉蘊惹下禍根，那班人未必肯善自甘心，因我與你家往來，他們也不敢怎樣。如今我遠到廣東，恐他們又要另起風波，以修前怨。好在祝伯青、王者香他二人中舉，必然發信去接畹秀姊妹，你與愛卿倒不如也搬往南京。你與畹秀又聞是幼年相契的姊妹，住在一處，彼此可得照應。而況祝王二人亦是多情的人，我看你們往南京這一條路，勝在揚州十倍。」小鳳道：「我久有此意，揚州本不欲久居，如今你又去遠了，我更無甚眷戀。等你起程後，我同愛卿妹妹定到南京。就是人地生疏，遙想伯青是要照看我們的。」從龍點首稱是，因來日黎明起程，不敢久留，更鼓後即起身作辭，與小風又說了多少叮囑的話，方回衙門。

次早，李文俊即命從龍帶這三千人，到了城外，升炮起行，合城文武直送出境外。李文俊在路，白必趨趕著眾軍前進。

這裡蔣小鳳見從龍已去，與小憐料理行裝一切，又僱了一號大船，打著前任山東按察司祝府的旗牌，一路向南京進發。未知小鳳等到了南京，又做出什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